

雷平阳 ■ 著

# 我的云南血统

我的云南血统

ISBN 978-7-81112-246-6




9 787811 122466 >

定 价：58.00 元



## 我的云南血统

 云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云南血统/雷平阳著. —昆明：云南大学出版社，2008

ISBN 978-7-81112-246-6

I. 我… II. 雷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6）第160814号

雷平阳 ■ 著 **我的云南血统**

选题策划：孟涛涛

责任编辑：柴伟

责任校对：何传玉

装帧设计：《》猎鹰创想 | 书籍设计

出版发行：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：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24

印 张：13

字 数：100千

版 次：2008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81112-246-6

定 价：58.00 元
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（650091）

电话：（0871）5031071 / 5033244

网址：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：[market@ynup.com](mailto:market@ynup.com)

- 001 ■ 自序
- 005 ■ 土城乡鼓舞
- 021 ■ 杨长寿夫妇睡眠处
- 027 ■ 周大爷守夜处
- 035 ■ 村里人送葬处
- 041 ■ 草垛，草垛
- 047 ■ 狮子山秋意
- 055 ■ 黑
- 059 ■ 白
- 063 ■ 迷惑与散落
- 067 ■ 威信县的灌木丛
- 071 ■ 榆溪笔记
- 085 ■ 车过镇雄
- 089 ■ 在佛滩街上眺望谷都
- 093 ■ 马楠山废墟
- 099 ■ 诗人们
- 109 ■ 地气
- 115 ■ 土匪
- 119 ■ 种上了薯藤的人宅院
- 123 ■ 庄园
- 131 ■ 计提
- 135 ■ 绣花
- 141 ■ 地理
- 145 ■ 家族
- 149 ■ 永善大雪
- 153 ■ 远处的秋天
- 159 ■ 三甲村民族
- 193 ■ 画卷·母亲的刺绣
- 205 ■ 关于母亲的札记
- 227 ■ 画卷
- 239 ■ 西凉山的99朵白云
- 253 ■ 宿命
- 269 ■ 火车与菜市场
- 277 ■ 啃鼠小记
- 283 ■ 江水一赋
- 289 ■ 西藏高、西藏宽、西藏远
- 295 ■ 二叔的死讯
- 299 ■ 县城

自序

此书的主要内容写于近年。

一如既往，它所括的内容，仍是我个人眼中的云南气象，小角度的，私人的。

一片土地上的生与死，爱恨情仇，历来都在被一些人挪作他用。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挪用了乡愁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医生有时被指控为传播疫病的罪人，由于他们是瘟疫流行时期仅有的从中获利者。

我从乡愁中获利，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。

## 土城乡鼓舞



自序



此书的主要内容写于近年。

一如既往，它所括的内容，仍是我个人眼中的云南气象，小角度的，私人的。

一片土地上的生与死，爱恨情仇，历来都在被一些人挪作他用。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，我更多的挪用了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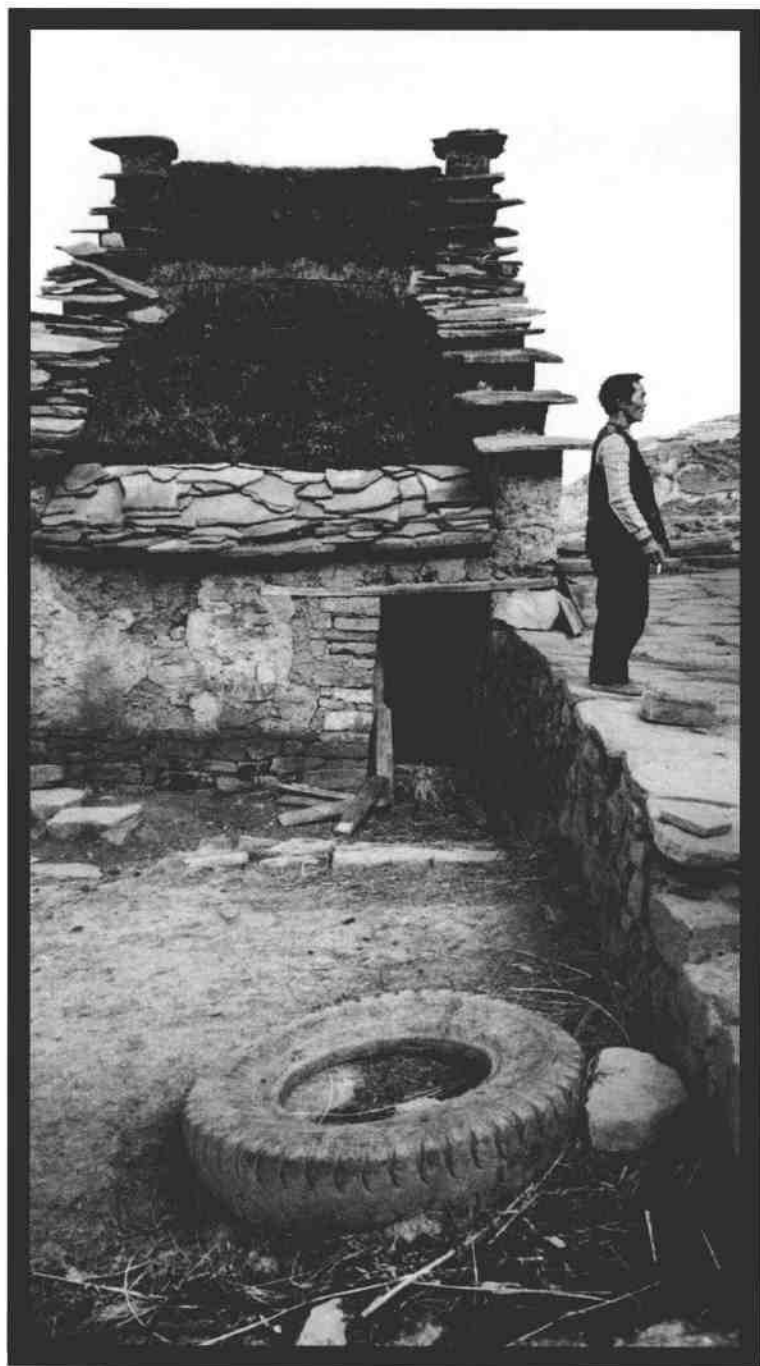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医生有时被指控为传播疫病的罪人，由于他们是瘟疫流行时期仅有的从中获利者。

我从乡愁中获利，或许我也是一个罪人。



## 土城乡鼓舞





在我有记忆之前，欧家营都是寂静的，仿佛有永远的暮色罩着。

记忆的来临，或说欧家营的景物、发生的事件开始进入我的身体，并无论怎么驱赶也赶不走的时候，是我四岁左右的一天。那一天，利济河两岸的白杨和核桃树的叶子，被密集的雨滴打得噼啪作响。有一条通往天边的利济河，就有一条通往天边的音响带。没有雷声，也没有闪电，利济河的狭窄的河床上，流水被一个滩涂所阻挠，也接受着一篷篷水草频频的弯腰致敬，作为矮处的景象，它们似乎没把雨滴的敲击当成一回事。雨滴打水溅起的水花圈，总是比最小的漩涡还小，至于那些落向滩涂的雨滴，它们的小躯体，一直都是沙砾的过客，一滑，小脚一滑，就隐身到了沙砾下的稀泥之中。它们也是通向天边的，它们组成的景象，就算连通了天庭，也不会轻易地解散。

那天，是我爷爷的出殡日。爷爷黑色的灵柩上站着一只鲜艳的公鸡，它们被人们高高地抬起，在利济河的河堤上朝着天边缓缓移动。灵柩的前面，是我们家族头顶孝帕的白色队伍，我大爹、二大爹、我爹、我姑妈及他们的配偶，包括他们已经能独立行走的儿女，低着头，泪流，泪流满面，步履沉重，人人都在内心的苦痛的簇拥下，与脚下的泥泞搏斗。穿着的草鞋，手杵的饰有白纸条的芒杖，

往泥泞中插去，好像付出的都是全身的力气和意志，反之，却仿佛要把整整的一条河堤提起来。我的大爹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他双手捧着装满了五谷杂粮的宝瓶罐，那里面装着爷爷今后维系千千万万年生命时光的粮食。他小心翼翼，如果脚下打滑，便先收腹，肩前倾，头低垂，死死地护住。男人泪少，女人悲声最多，谁都想灵柩里的人，惊飞爬棺鸡，掀开棺材盖，像睡了一觉似的，翻身爬起来，继续统领这支白色的队伍，可一切都为时已晚，灵柩里的人，生命已走到了尽头。

在灵柩的后面，走着欧家营几乎所有的人，男的，女的；老的，少的；有的流泪，有的没流泪；有的是亲戚，有的不是；有的是爷爷生前的交好，有的不是。送葬的人群，心中永远没有是非标准，人已死，只剩下恩，没有怨，更没有诅咒。陪爷爷走人间的最后一程，这是每一个人的义务……

记住这一切，我后来分析，大抵是因为我看见了送葬队伍中忽前忽后，疯狂地跳着鼓舞的那几个青年男子。整个送葬的过程，因为岁数太小，我都一直被舅母抱着，开始时，舅母的泪水混和着雨滴，打在我脸上，再看着大妈，二大妈，姑妈和我的母亲及堂兄堂姐们大放悲声，不知是被阵式吓着，还是觉得别人都哭了自己不哭就不对，抑或真的对爷爷的离去感到悲痛，我也就跟着大哭不止，张得很大的嘴巴里，灌进了太多的泪水和雨水，呛得直打

喷嚏。后来，看见了那十几个跳鼓舞的人，我的哭泣便告一段落。以至许多年后，我的舅母每每提及此事，都会笑着说：“小孩子不懂事，爷爷去了，他还笑个不断，像遇上什么喜事似的。”

## 二

我的老家欧家营，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土城乡。它坐落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大斜坡上，是乌蒙山的腹地。但是，众山行到此处，仿佛累了，一一的伏下身子，可能的短暂的休息便成了永恒的长眠，这也就使得在山的眼皮子底下，有了一块难得的平地。大地怀中的弹丸，群山皮肤上的泥丸，小小的一点，却成了昭通市昭阳区和鲁甸县几十个乡镇几十万户人家的息壤。欧家营就处在它的心脏旁边，像它的肺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难得的一马平川啊，山峦退到天边，成了太阳升起落下时的仪仗队，永远的黛青色，站在村子最高的地方看它们，它们也不是清晰的，似乎都没有几公里长的巨石和几十公里长的绝壁和峡谷，金沙江和牛栏江成了它们体内的肠道；一直往天上铺张的树木和荆棘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；飞鸟和狼，蛇和狐狸，蝴蝶和松鼠，更非肉眼所及。春天，人们只看见风暴从那儿吹来，把土地里的小生命、树